

一紙沒流血的詔書，如何把江山送進最會算計的人手裡？ | 袁世凱逼宮與清帝退位

《神州大地》第 15 集 · 語言：中文 · 時長：18:07

出處：sylogs.com — 歡迎轉載分享，請注明出處

宣統三年的秋天，河南彰德城外洹上村，

一個中年人戴著草笠，在池塘邊釣魚。

水面偶有魚躍，他就淡淡提竿——

魚上不上鉤，似乎都不怎麼要緊。

與此同時，幾千里外武昌的槍聲已經響了，

北京紫禁城裡的攝政王載灃，

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朝廷的軍隊打不過革命黨。

而全天下最能打的將軍，三年前，

被朝廷自己人趕回了這口池塘。

如今，他們不得不把他請回來。

所有人都以為袁世凱完了。

可歷史最愛開的玩笑就是：

它先讓一個人跌到谷底，再把他送回權力

的頂端——而且，是用敵人的手把他托上去的。

把時鐘撥回 1909 年。

那一年，攝政王載灃以「腳氣病」為名，

把袁世凱開缺回籍。

表面上是養病，實際上是削權——

載灃恨袁世凱，恨得有理：當年光緒帝駕崩，

傳聞袁世凱在戊戌年出賣過維新派；

攝政王要替哥哥報仇，又怕他手裡的北洋

新軍。一道諭旨，袁世凱交出全部差事，

回到彰德，在洹上村築起「養壽園」。

從此，他每日釣魚、吟詩、會客，

像一個真正退隱的鄉紳。

可他家的後院，從不缺頭戴頂戴的訪客；

北洋六鎮的將領，換了誰當統帥，

私下仍喚他一聲「宮保」。

袁世凱的「退隱」，不是上岸，是把釣竿換了個

更穩的位置——他盯著這池水，

等的不是魚，是天下這盤棋自己走到他

需要的一步。那麼問題來了：

武昌起義一響，為什麼清廷的第一反應，

不是調別人，而是去敲袁世凱的門？

因為能打的將領，幾乎全出自小站練兵；

而小站出來的人，只聽袁世凱。

蔭昌帶兵南下，馮國璋、段祺瑞這些

前線將領，陽奉陰違——軍令出不了北洋的

圈子。一邊是攝政王在宮裡拍桌子，

一邊是前線的炮聲越來越近。

這場仗，清廷打不贏，也沒人肯替它真打。

1911年10月14日，

朝廷下諭：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

督師南下。袁世凱稱「腳疾未癒」，

不肯出山。他真的不會走路了嗎？

還是，他在等一個更高的價碼？

11月1日，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

奕劻辭職，朝廷再下諭：袁世凱出任內閣

總理大臣，組閣視事。

從「回家養病」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只用了不到一個月。

他用什麼換來的？

不是一場勝仗，是革命黨的一連串勝利；

不是清廷的信任，是清廷的恐懼；

不是槍炮，是別無選擇。

說透點一：袁世凱這場「東山再起」，

本質是清廷軍權流失的結果。

權力不是他搶來的，是舊主子親手遞到他

手裡的——因為除了他，沒人鎮得住那支軍隊。

這也是後來所有故事的地基：

槍桿子在哪裡，江山就在哪裡。

可袁世凱接過這副擔子，第一件事不是去

平亂，而是做了一個讓雙方都看不懂的

動作——他給北洋軍下了一道奇怪的命令：

圍住武昌，但不打。

為什麼？一個要「救朝廷」的人，

為什麼偏偏不肯把仗打贏？

1911年11月，北洋軍攻克漢陽，

炮口直指武昌。只要再推一步，

革命軍的臨時首府就完了。

可袁世凱下令：停。

圍而不攻。這一手，像極了釣魚人把餌放在

魚嘴邊，就是不收線——他要的，

從來不是把魚釣死，而是讓魚離不開這片

水。這正是袁世凱的算盤，史家叫它「養寇

自重」。他手裡握著兩張牌：北面，

是北洋軍——清廷最後的牙齒；
南面，是革命黨——看起來節節勝利，
其實內部分裂、糧餉兩缺。
袁世凱不急著幫任何一邊贏，
他要讓兩邊都離不開他。
對清廷，他說：「革命黨勢大，非我的軍隊不可。」——
借南方的火，燒清廷的退路。
對革命黨，他說：「我可助你們逼清廷退位，
但總統得讓能辦事的人來做。」——
借北方的刀，削南方的價。
看北洋內部：馮國璋主戰，恨不得一鼓作氣
拿下武昌，立不世之功；段祺瑞聽袁，
袁說停就停。同一支軍隊，兩種心態——
而最後聽話的那一個，後來拿到了最大的
籌碼。袁世凱真想保清室嗎？
如果真想保，漢陽大勝之後為什麼不乘
勝西進？如果他想保，為什麼一邊談、
一邊悄悄把北洋將領的忠誠，
從「大清」轉到了「袁宮保」？
答案寫在他 12 月的一著棋上：
南北議和。1911 年 12 月，
上海。北方代表唐紹儀，南方代表伍廷芳，
坐到了一張桌子前。
談什麼？談退位、談共和、談那個還坐在龍椅
上的六歲小孩該怎麼辦。
可真正的價碼，不在桌上，在袁世凱手裡——
南方說「只要清帝退位，大總統可讓袁世凱

做」；袁世凱則透過唐紹儀，把「逼宮」的球，輕輕踢回紫禁城。

他對清廷，是「不答應我就打不贏」；

他對革命黨，是「不讓位我就打不動」；

他對自己，是「你們兩邊越僵，我越是不可替代」。

說透點二：所謂「南北議和」，本質是一場三方博弈，而袁世凱是唯一同時握有槍桿子和談判桌籌碼的人。

清廷以為請他回來平亂，革命黨以為拉他倒戈；誰都沒想到，他兩頭都不是真盟友——他只在做一件事：把自己變成唯一的出口。

這是推演，不是記載：如果袁世凱當時真的

「效忠清室」、一鼓作氣蕩平武昌，歷史會走向另一條路——南北長期割裂，清室未必亡，共和也未必來得這麼快。

他沒選那條路，不是不能，是不願：

打贏了，他就只是個「功臣」；打不贏、讓兩邊都求他，他就是「天命所歸」。

就在一北一南兩張桌子各自盤算的時候，南邊先落了子。

1912年1月1日，

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兩千多年的帝制，還沒正式落幕，

共和的法統卻已經在南方的這座城裡立

了起來。就職的依據，是頭一年12月

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

裡頭白紙黑字寫著：國體採「總統制」。

孫中山自己當這個總統，要的就是一個

大權在握、說一不二的位置——

這套「總統制」，是孫中山為自己量身選的；

至於後來為什麼又改成「內閣制」，

那是下一集的戲了。

這一改，就是民國第一場制憲之爭的伏筆。

一個中國，瞬間出現了南北兩個政權並立

的怪局：南邊是剛誕生的民國、

選出來的總統；北邊是還坐在龍椅上的六

歲小皇帝、和手握北洋軍的袁世凱。

誰代表「中國」？槍在袁世凱手裡，

法統在孫中山手裡——誰也吃不掉誰，

誰也繞不開誰。南方有了總統，

北方握著槍。袁世凱要的，從來不是幫哪

一邊贏，而是讓自己成為兩邊都繞不開的

那個人。可就在這節骨眼，兩顆炸彈朝他

飛來——一顆來自想殺他的革命黨，

一顆，來自誓死保清室的皇族自己人。

袁世凱以為自己是下棋的人。

可這盤棋上，有人想直接掀了棋盤。

1912年1月16日，

北京東華門外。袁世凱的馬車正緩緩經過，

街邊一個藏著炸彈的「煉乳罐頭」被引爆——

不是一顆，是接連幾顆。

火光、馬嘶、衛隊的喊殺聲混成一團。

袁世凱的馬受驚狂奔，他從車裡被甩出來，

狼狽滾地，撿回一條命。

幾名衛兵和路人替他擋了災，

當場死傷。刺客是誰？

京津同盟會的北方暗殺團——

一群年輕的革命黨人。

他們不信任袁世凱，怕他「假共和、

真獨裁」，與其等他談判篡權，

不如先除掉這個「最大的障礙」。

命運多會嘲弄人：想殺袁世凱的，

竟是革命黨；而革命黨沒殺成的這個人，

後來卻親手把清廷送進了墳墓。

炸彈沒改變結局，只讓結局多了一層血色。

同樣在紫禁城深處，另一群人也在盤算

炸彈的事——不過他們要保的，

不是共和，是龍椅。

他們叫「宗社黨」。核心人物良弼，

是清末皇室裡少數真正懂軍事、

敢擔當的貴族；還有載澤、溥偉這些皇族

少壯。他們恨議和、恨退位，更恨袁世凱——

在他們眼裡，袁就是那個趁火打劫、

逼孤兒寡婦讓國的亂臣。

那麼，宗社黨能擋住退位嗎？

良弼確實是塊硬骨頭。

他四處奔走，想拉攏滿蒙親貴、

整肅親袁勢力，硬是把退位拖了又拖。

可他忘了，這年頭，最危險的敵人，

往往不在對面，而在你以為的「自己人」那

一邊——因為有人，正巴不得他死。

1912 年 1 月 26 日，

北京紅羅廠。一個年輕人把炸彈擲向良弼

的馬車。這一炸，炸散了宗社黨，

也炸開了清廷最後一道防線。

那個年輕人叫彭家珍。

而幕後，是一片誰也不願說破的沉默。

彭家珍炸良弼，是辛亥年最詭異的一炸：

炸死保清室的人，卻幫了想逼清室退位的

人。1912 年 1 月 26 日，

良弼從外歸家，馬車行至紅羅廠，

彭家珍上前投彈。

良弼被炸斷一腿，三天後——1 月 29 日——

傷重而死。彭家珍當場犧牲。

一顆炸彈，換一個貴族的命，

也換一個王朝的命。

良弼一死，宗社黨瞬間瓦解。

載澤、溥偉這些人，昨夜還在叫囂「誓死保清」，

今晨便作鳥獸散——他們怕的，

不是革命，是下一顆炸彈輪到自己。

這是推演，不是記載：如果良弼不死，

宗社黨或許真能多撐幾個月，

退位詔書可能遲遲下不了；

南北之局，會被拖入更深的泥沼。

良弼這一死，等於替袁世凱把最硬的釘子

拔了。緊接著，北洋將領的通電一條接一條

砸向朝廷。1 月 26 日，

段祺瑞領銜，聯名四十餘名將領（一說四十七人）致電內閣，直言「軍情瞬息變化，若不決定，將兵諫」——翻譯成白話：再不退位，軍隊就要「進諫」了，而兵諫的槍口，對著誰，不言自明。

2月4日，段祺瑞再發第二電，這回署名者九人，措辭更硬：率領全軍，將「貫徹」共和。

這已不是建議，是通牒。

第一電，是勸；第二電，是逼；背後那支沉默的北洋軍，是隨時落下的錘。

隆裕太后抱著六歲的溥儀，在乾清宮裡落淚。

她不是不想保祖宗的江山，是實在沒人、沒槍、沒錢可保了。

當年能打的將軍，要麼是袁世凱的人，要麼已經散了。一邊是紫禁城裡孤兒寡婦的哭聲，一邊是北洋大營雪片般飛來的「兵諫」電文。這場逼宮，沒流幾滴血，卻比刀光劍影更冷。

1912年2月12日，這一天還是來了。

隆裕太后以宣統名義，頒下《退位詔書》。兩千多年的帝制，就在這一紙詔書裡，正式畫了句號。詔書裡那句被後人反覆咀嚼的話：「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起草者一般認為是

張謇，這一句，把「天命」從愛新覺羅手裡，
名正言順地交了出來。

同日定下的優待條件，把這場退場包裝得
像一場體面的辭行：清帝尊號不廢、
歲費四百萬元（原議四百萬兩，
後改銀元）、暫居宮禁。

一個王朝的落幕，沒有血流成河，
卻透著說不出的冷。

詔書落筆，兩千年帝制終結。

袁世凱以算計贏得江山，可這紙沒流血的
詔書，沒能結束權力的遊戲。

退位之後，一場更隱蔽的戰爭才剛打響——
戰場，在一張憲法的紙上；動筆改那張紙的
人，恰恰是最早喊著「共和」的孫中山，
而關鍵角色，叫宋教仁。

下一集，民國暗流第一部——《宋教仁之死：
被改寫的共和》。

Source / 出處：sylogs.com